



南軒先生文集卷十六

史論

漢楚爭戰

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将固以爲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復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轂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

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歟

蕭曹相業

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信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

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使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

以強其君心爲可罪也矣

張子房平生出處

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
篤春秋復讐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秦政非輕舉也
其復讐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內
義根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
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龜山楊
先生論之詳矣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而後
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
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

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
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
慢侮士大夫其視隋何酈食其陸賈輩皆侮而忽之
至於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
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
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
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真足以驕天下
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
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
可謂遠也已矣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焰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

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問王陵之責頹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踈矣不遏之於瓜牙未就之初而捄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間屋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頹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頹如是哉人臣知立朝狗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靳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

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衰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文帝爲治本末

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文帝以庶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爲漢社稷非爲己也故不敢以爲己私有司請建太子則先示博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

誠足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
誠意存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
於其編年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
脩代來功觀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
已記史者亦可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
南越尉佗之強恣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
惠遣使遺以一書而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
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
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
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往
往好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蓋覆矯飾以示之者也
而帝一以其實告語之彼亦豪傑也見吾推誠如此
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
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佗敢以越吏為歎哉若
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然矣推此一
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資之美初
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
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
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
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

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邪

武帝奢費無度窮兵黷武而不至亂亡前輩雖云嘗論之尚有可細繹者

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漑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

經矣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聘儒生爲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爲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爲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知悟者蓋甚有間秦穆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

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湏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漢家雜伯

學者要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伯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拉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伯者

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
爲者人欲利之私也攷左氏所載齊威晉文之事其
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攷其迹而其心
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宣帝謂漢家雜伯故其所趨
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
天下固以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
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
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
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
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乎
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
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
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攷其施設動皆有術但
其資美而術高耳深攷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
下者威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
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
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
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
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
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

而重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頌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丙魏得失

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它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

憂之亦緊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抹之風或鮮矣丙吉深厚不伐在它人亦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揅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邪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相遠矣

霍光得失班固所論之外尚有可議否

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

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夫何其溫柔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而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

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酸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不當意則其昏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

則履霜堅冰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中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亦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友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

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頤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中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官

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揀甚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詐不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盖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人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

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邪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盖不知學之蔽也吁可惜哉然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史論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古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
隨事著見不斲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斲乎徇名
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
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
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
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
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



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之外自餘徃
徃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
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
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
帝鄙薄儒生文景則上黃老武雖號爲表章然徇其
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
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
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
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
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

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
它人乎蓋其習俗昏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
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
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
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
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
之後國勢奄奄群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
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
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自元成以後居位大臣有可取者否

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
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
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
九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
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
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
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
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
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
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

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
氏為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
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頽反尊傳氏寵董賢以重失天
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
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自高帝諸將之外其餘漢將孰賢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
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
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敢忽如
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克國則圖其萬全
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摹與孔
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於果於殺而不卹
百姓也克國任閩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要使
百姓安邊圉強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
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復究其規模味其
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克國在宣帝時且不
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家圖定制
度為後世思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
其下風耳

光武比高祖

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
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
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
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
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
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
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
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
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

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畧雄傑之氣不能自斂
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
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
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
兵之不可不戢審磐石存苞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
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
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
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
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
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
哉是尤可歎息也

光武不任功臣以事

光武之不任功臣爲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
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
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
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爲私意
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
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
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

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
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
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量洪而器
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
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願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
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
為吏事大臣之職願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
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憂
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
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

之不競亦宜矣

光武崇隱逸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
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
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
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
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
德所助固不細矣况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
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
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

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
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
之俗則其為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
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
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為治之摠要
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
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恠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
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寡諱也以謂光武欲為當
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
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才能信從者不然而受其
多矣豈不美哉

李固杜喬所處如何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凜乎猶有
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
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
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

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
一為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
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又質帝忍死有
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
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
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為賊逆順理殊蓋
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
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
解弛其幾既失故身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
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

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
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
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以待清河
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已為冢宰
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况如前
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遁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
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受害矣若固者蓋有
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
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
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軋網解紐陰邪徂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背頌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將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忌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為不可與也

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圭角炫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搏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

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温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

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竇武陳蕃得失

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閹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忿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

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况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為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為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繫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顧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兩漢選舉之法

所考兩漢選舉雖已詳但陽嘉中左雄一事未曾拈出兩漢選舉猶有古意左雄之奏尤為責實當時雖

以限年為嗤然是舉所得乃陳蕃李膺陳球輩卒為
一代名臣然則雄之所行豈得為迂哉至如嚴認舉
也後世取士之法無復先王遺風有欲行古道如揚
綰輩之所建明則類指為不可行胡不以雄之事觀
之其効驗亦可見矣

晉元帝中興得失

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
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
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
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

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琅琊之入建
業考觀其規摹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
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
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
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返從而制之使不
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
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
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頽望終歸
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
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

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覲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
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摹亦復不競亂臣賊子
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
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讐率江東英俊
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義正理順安知中原無嚮應
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豪之間猶幾以自
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
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其餘得
失予不暇論獨推其本而言之

謝安淝水之功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
非吾有而秦馮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
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
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
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
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
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
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
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
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

木皆足以懼之惟宰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竒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消薄敵執搖動人心拒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是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溫嶠得失

溫太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隳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太貞少時嘗以孝友篤

南軒文集卷十七
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毋崔固止之不可
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毋若此身固不得已許琨
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
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
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
太貞念毋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
檄勸進檄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
不過甚乎或曰使大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
事業太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
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埋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

希慕求必之心則是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
凡背君親賊性命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
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爲
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
爲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
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
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
性之傷也太貞順毋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
後頹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
謂太真稱爲功名之上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南軒先生文集卷十七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說

仁說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焉其愛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於此則體實具於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萬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為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於情則為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而所謂惻隱者

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為體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已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為不仁甚至於為忤為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為仁莫要乎克己已私既克則廓然太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程子所謂愛是情仁是性謂此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真程子所謂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為仁謂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體具力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固

不容相奪倫然而惟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是禮之所存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於仁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求仁為要而為仁其可不以克己為道乎

記甘露李文饒事

予過京口登北固山甘露寺訪求舊迹及觀魯略所編丹陽類集載熙寧中寺僧應夫因治故殿基獲舍

利并李文饒手記云寶曆間創甘露剎以資穆皇之
冥福文饒有祭言禪師文云因其露之降瑞立仁祠
於高標與此記合予嘗恠文饒不樂釋氏毀其室廬
貌像沙汰其徒若真疾惡之者至其諭張仲武之辭
則又疑其太甚而觀其奉道士法甚至則文饒豈真
知惡異教者哉今改其露剎所謂建剎以資冥福此
在釋氏說爲最陋者文饒方且惑之以此崇奉其君
則文饒之欲絕弃釋氏又豈其本心也哉以予觀之
文饒雖有才氣然富貴中人耳武宗素重道士故其
勢必排釋氏文饒極力爲此不過逢迎其君之意云
耳不然與建剎藏舍利之事何大不類耶孰知數百
載之後斷刻出於土中其不可捨有如此者或曰文
饒謂建剎可以資福而寧不畏毀剎之招禍乎殊不知富貴移人之意豈獨此哉嗟乎異端之爲害烈矣
文饒乃以此心斬勝之不亦難乎且其復之之速且
益熾也予重爲之歎息云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誦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
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幾其

南華文集卷十八
三
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苟非天
理即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
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為非禮則克之
無愛焉慮思力行由粗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
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
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貴夫
勉之勿會而已

勿欺室說

山西郭侯子明以書抵予曰所居一室扁以勿欺願
得數言以發其義庶幾朝夕觀省予惟天下之事常

壞於誕謾而成於敦篤古之為將者質勝其文實踰
於名矜不形而確有餘雖一介之士且不敢欺也而
况於事君乎雖念慮之微且不敢萌欺也而况於見
之事為乎是以能成功而保其令名今子明忠勲之
冒以識畧被簡知方當總統之任存心如足予知其
異日有以報明主矣予於漢西京諸將中最愛營平
侯純實重厚授任于外為國家計不忍便文自營其
所條上確然無一語虛無一毫隱及成功而歸論兵
事得失復不敢避小嫌以罔主聽其自守勿欺終始
不渝如此嗟乎此誠萬世為將之良法也子明勉之

哉

書示吳益恭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昔者曾子謂子襄曰
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新安吳

益恭來邕州通判剛決而有慮臨事不避難忠義自
許疾惡如讐予始一見竒之兩年間答之云熟矣而
益加敬焉秩滿親老不復可留於其行會予有期服
不得為之賦詩以致贈言之意而中有不能已者敬
書魯論及中庸孟氏書中三義以諭之夫聖門所謂
剛所謂強所謂勇者蓋如此益恭深思其義而體之
於身予以操偏而進德嗟乎其又可量也哉淳熙四
年八月甲午

名周集說

玉山周畏知請予名其子予名之曰集以義甫字之

蓋取諸孟子養氣之論是集義所生者集義云者積衆義也積集之久則所謂浩然者生而不窮矣義內也非外也所謂必有事焉者蓋在此學者所當講論問辨也乾道壬辰十一月甲申書于葵軒

黃鶴樓說

予過武昌登郡城南樓步黃鶴故址覽觀山川慨然有感蓋黃鶴名樓以山得名也黃鶴之山逶迤起伏橫亘郡城屬於江潏見于前人文字間若浦若磯亦皆以山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惟說謂費文偉仙去駕鶴來憇于此閻伯誼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

引梁任昉所記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偉所遇非文偉也此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爲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牕間遽相傳曰此唐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爲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有羽衣著屐之詩嗟乎寧有是理哉甚矣世俗之好恠也雖縉紳大夫之賢者有不免焉此無它不明理之故也使其知始終消息之故有無虛實者究其所以然則豈得而惑之哉而世之惑者徃徃曰天地之間其何所不有是或有之未可知也爲是

說者其病不可復藥蓋既置之茫昧恍惚或有或無
之域則不復致思以窮其有無之實其惑終身而已
矣子嘗愛漢儒之言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
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斯言必有所授
非漢之儒者所能自言也嗟乎異端之感人蓋有甚
烈於斯類者斯固不足深辨予獨有感以警吾黨之
士庶幾知窮理之爲要而窮理則有道蓋不可以不
講也

江漢亭說

鄂之城因山而其樓觀臺榭皆因城別駕所治之南

憑城而望之適當江漢之匯昭武葉才翁與予徘徊
觀覽欲建亭於上予因以江漢名之才翁請志其始
嗟乎江漢之水其源可以濫觴而其無窮若此之盛
後之登斯亭者念夫有本者其不息之積然也亦庶
幾有感乎才翁名椅乾道辛卯十有二月朔張某書

贈熊辯筆說

頃年得溧陽碩綱散卓棗心制度殊不類近世筆邇
來試使熊辯爲之蓋不戒綱寒窓作字十數紙不厭
良覺慰意也然此筆殆不入時人手辯不可以難售
而詭遇會有賞音者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